

湖北王葆心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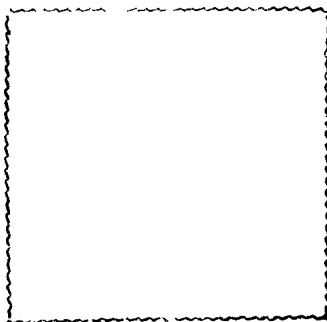
虞初志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十五年四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印 證



回(虞初支志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肆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湖北王葆心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虞初支志甲編目錄

青坨山人輯王葢強纂

卷一

朱懶療傳關中兩朝文鈔

明馬 朴敦若 同州

報讎人傳同上

馬 朴敦若 同州

燕婦奇妬說翦桐載筆

王象晉 蕪臣 新城

仲子紀事白雲集

張 怡自怡 上元

王氏義門記荊州府志

失名

鄧夫人白湖祭序附錄一則

清姚文然若侯 桐城

書熊婆源公逸事竟陵文選

胡承諾 石莊 天門

序妬寶編堂集

陳洪綬 章侯 諸暨

周夫人傳清文匯

李煥章 織齋 壽光

紀牛異匏野文集

張汝瑚 夏鍾 晉江

邢瘋子傳學源堂文集

郭 葵快圃 清苑

兩異人傳南雷餘集

黃宗義 梨洲 餘姚

義盜事街南文集

吳肅公 晴崑 宣城

書義大事同上

吳肅公 晴崑 宣城

耳書三則 與梅堂遺集

修世思 嚴若 遂陽

慶州老人傳機學齋集

廖氏傳秋錦山房集

太湖王氏傳滇南文略

兄弟訟田公案偶紀

涂宗濬軼事忠雅堂文集

書杜和尚事晉起堂遺集

周翁傳虞東文錄

平瘠獄書事滇南文略

馮行貞小傳虞東文錄

卷二

啞兒傳滇南文略

江西某先生傳式訓集

許文宗傳鄴芸文集

書蔡秉公事忠雅堂文集

吉林窮棒子說惟清齋集

崇症同上

史八夫人後傳江寧人物志

書孝豐知縣李夢登事章實齋文鈔

打虎任四傳關中兩朝文鈔

林 佶吉人 閩縣

李良年 武曾 秀水

張 漢月樓 〇

藍鼎元 鹿洲 漳浦

蔣士銓 心餘 鉛山

呂德芝 時素 黃岡

顧 鎮古漱 常熟

周於智

顧 鎮古漱 常熟

趙壁 焰 〇 馬龍

張柏恆 雪帆 安邱

李騰華 鄴芸 新昌

蔣士銓 心餘 鉛山

鐵 保梅庵 長白

鐵 保梅庵 長白

姚 甯姬傳 桐城

章學誠 實齋 會稽

吳 鎮 〇 狄道

陳文恭公撫秦逸事狀關中兩朝文鈔補

天津御者同上

乞者席慕孔孝行傳關中兩朝文鈔

荆氏五老人壽序白雲山房文集

書汪縣丞妾事紅黨山館文鈔

名醫軼事記校經廣文藏

三布衣傳白雲文集

王三傳天真閣集

三盤坡雲庵遺文

甲喇巴同上

俠女報仇同上

打算同上

揚子和同上

吳提台同上

韓江見聞錄五則

夢厂雜箸

咸豐劉孝子歌序養默山房詩稿

雙料曹操竹葉亭雜記

書毛大相公亦若是齋隨筆

張 洲 萊峯 武功

岳震川 一山 洋縣

張象津 漢渡 新城

喻文 黎 洽存 黃梅

李富孫 薊 嘉興

陳 斌 白雲 德清

孫原湘 子 瀟 昭文

顧 森 廷培 崑山

顧 森 廷培 崑山

顧 森 廷培 崑山

顧 森 廷培 崑山

顧 森 廷培 崑山

顧 森 廷培 崑山

鄭昌時 〇〇 海陽

俞 蛟 夢庵 山陰

謝元淮 默 松滋

姚元之 伯昂 桐城

鄭敦耘 莊甫 長沙

卷三

壁將軍二事記歸樓庵叢書

誌興記室遇曹難林阜閣集

書宿州寓客養一齋集

震峯老人傳同上

貴因 德興集

記汪琬事國朝嶺南文鈔

記麻城豆腐翁事同上

書江南生事養素堂文集

書王恆一葬棺事同上

書劉默園觀察蚶洋出險事同上

四不論先生傳懷花館文集

卜者傳同上

孝鵝傳復齋文集

說馬有獲齋文集

李芳傳六章軒文集

李芳傳棠溪文鈔

官孝子傳六章軒文集

記所見讀書延年室文集

彭蘊章 詠菴 長洲

潘 謫 少白 會稽

潘德興 彥輔 山陽

潘德興 彥輔 山陽

凌 瑩 厚堂 歸德

黃培芳 香石 番禺

黃培芳 香石 番禺

張 澍 介侯 武威

張 澍 介侯 武威

張 澍 介侯 武威

路 德 閔生 盤屋

路 德 閔生 盤屋

曾 鏞 鯨堂 泰順

李道平 遵王 安陸

李曾 馥次香 孝感

沈用 增質庵 孝感

李曾 馥次香 孝感

熊少牧 雨廬 長沙

記買蘭兒同上

李如茂公家傳止所齋古文偶鈔

辜義民公家傳同上

王老虎傳同上

王典史攜骸記鈔本慎動齋文集

存孤記同上

卷四

書義牛事求實齋文集

書明都督總兵秦良玉軼事文集

山左詠安監紀略清芬閣集

書假地雷事天岳山館文鈔

書秦州梓人殺女事來雲閣文鈔

水鏡此君園文集

封禁山同上

鄧將軍寶刀記同上

記達什巴事汪梅村先生集

書蔡氏二節士謫磨堂集

記繆觀瀾君留照驅狐祟事存內集

捫龍先生傳同上

熊少牧雨牘長沙

辜澄守庵上饒

辜澄守庵上饒

辜澄守庵上饒

蘇宗經文庵豐林

蘇宗經文庵豐林

余愔勤夫長沙

何曰愈子持香山

朱采亮生嘉興

李元度次青平江

金和亞匏上元

吳名鳳伯翔臨津

吳名鳳伯翔臨津

吳名鳳伯翔臨津

汪士鐸梅村江寧

戴望子高德清

張壽榮鞠齡鎮海

張壽榮鞠齡鎮海

高才女始末高才女遺詩

武七慎節齋文存

劉氏兩童後記鈔本純常子枝語

倒旗近五十年見聞錄

萬密齋先生醫案筆記卷等語

劉雲山事輯晦堂隨筆

熊襄愍公不死事輯晦堂隨筆

史忠正公死節事輯晦堂隨筆

虎狂奔述聞

荷兒傳皆錄舊話

韓家文八登萬年

陳代卿雲筆宜賓

文廷式芸閣萍鄉

周運鏞

虞初支志甲編卷一

青坨山人輯王囊強纂

朱懶療傳關中兩朝文鈔

明馬 朴同州敦著

懶療姓朱氏朝邑白塚鎮人初家貧落魄無衣食業日倚
 持衡石倚門市為木棉牙僧龍市有錢則沽飲無則偃臥
 嬉不事事人呼懶療而不名遂沒其名日飲肆中有行
 乞道人至熟視良久曰汝常暴富朱曰吾儕小人貧如洗
 何從得富且富可暴耶著意在得酒耳為齋酒一孟飲之
 曰去去毋誑我為也道人曰吾非誑人者汝貌固應暴富
 當自驗之明日朱至市有買木棉者以手探視袖中二十
 金墮木棉內弗覺去朱亦不知之也已又來買者朱為取
 視乃摸得金遂託疾歸朱妻人乍得金且喜且驚意不自
 寧所居近大道謀於妻走避郵亭中至則有一豪賈三十
 餘金朱得之益大驚喜且心怖不敢還家腰其豪如邑城
 寄驛其妻有問者但云以事見官府不得輒歸趨行可十
 餘里又獲拾數金並納諸囊中至邑買酒者家呼酒市局
 辭謝而臥后二日其妻倩人招歸久之意無一人問者
 生不數年起屋買田置蓄產器具甚設頗成

田舍富翁卒如道人言

玄同子曰人生富貴遇合詎不有命哉往余竊為舉業者
 數言某宜第不第某不必第而第且致位顯融若憤恨不
 平於造物以今朱氏子觀之又何怪乎上賢良賈終歲勤
 動而不必溫裕即溫裕其非猝得明矣乃闔閭游手今日
 縣釜明日充橐曾不意而得之謂非有造物者為前定乎
 則道人何以能逆睹也然政惟道人能知命故能無憤恨
 不平云

李時齋曰懶療屢得金想亦天也但不應有意匿之耳
 然懶療市僧也固無責矣

青坨曰此明代事文中寫朱氏子拾金一時百態畢作
 與今劇場中乞丐拾金一齣經官其所以諷世者深矣
 ○李慶長醉茶誌怪云邑有農夫見田間烏與蛇鬥掘
 其下得元寶二枚懷歸自以為暴富杜門不出為傭家
 人促之輒云有此壯贍物何暇為人役此後須人求於
 我我更何求於人呼為小老虎開時把玩或拋向空
 中以戲一日誤落墮上患風身死醫藥棺殮嗟其用
 此事之可笑亦相類而其人福薄尤可憐附傳一案
 報警人傳關中兩朝文鈔

明馬 朴同州敦著

報仇人者馮翊黃甫里某之子也。某有父而寡兄弟。余不忍斥其名。亦不悉其家世。父能生殖。頗有產業。以獨子愛之。甚其婦李氏悍逆不道。某初不能制。而或庇之。且或縱之。始或諄語。既而呵叱。後漸詛呪。而詢之某。亦不復爲異。父母數吞忍。他日氏毆詈其姑。不能堪。號泣而訴。天氏又惡其號也。而嘗之以爲常。衣食之有不時。無論已。一日復凌其翁姑。至不可忍。姑乃憤恨曰。吾不恤生而恤死。遂走赴州。欲聞於官。法之既出。村矣。李氏就蓐產一子。其翁亟趨迎其姑。遙呼令回。姑憤弗聽。因大聲疾呼曰。汝回。汝回。天已爲汝我生報仇人矣。於是乃還。遂謂其子曰。仇娃然氏卒不悛。里人知其語者。皆竊相謂。報仇人何時大乎。後某與其父母俱故。獨留氏撫一女。與所謂報仇人者其人漸長。漸凶逆。不母氏而奴畜之。迨娶妻生子。而叱訶毆詈者益甚。拂其意則毆。觸其怒則毆。或見之則毆。本挺鐵杖。無不加身。常至不勝痛呼。隣里皆不忍聞。他日曰。毆號天。則縛屋下而毆曰。汝看。上無天矣。嘗以輓車鐵索繫其頸。衆見叱之。則曰。彼有風疾。又嘗以刃割足。蹂剔其筋。曰。使不利於行。其姊嫁爲諸生婦。而貧氏有所周。或加之禮餉。輒罵毆。疑其有私。餉輒罵毆。且數毆辱其姊。姊間嘗訴。

其逆於州。則重賂買直氏。乃不敢伸言。族人忿恨其逆。讓令改省。則使氏罵其誣己氏。又不敢違。於是人多結舌。因逆日異。無復人理者垂二十年。天啓二年春。復極毆之。身無完膚。以死。其女聞而哭之。具訟於州。州使君上計都門。署篆梁倅君。檢究法擬。而使君還治。使君有殊性好惡。多拂人迎。役以異聞於塗。便輒然。及至。即欲出而逆跡大著。乃頗繫數月。不判。及姊以尸腐求判。凡言不枉者。輒呵禁族里。歷指其凶狀曰。彼自殺其母。何與若事。庠十以風化所關。公言於庠曰。諸生皆有母。何無毆死者乎。竟出之。略不加刑。僂報仇人。既出。益高言猛行。以雄於鄉。無何。張使君至。條其不法於觀風。使緝而斃於獄。初里人以無禮於親也。實罔不切齒。惡之然猶以報仇之語爲天道解。迨其以弑逆收而復出之。遂疑於天道。豈其命之報而故縱諸乎。及終不逃於三尺。而後乃信天道之不爽焉。於是作報仇人傳。

野史氏曰。自昔聖人設官敷教。惟彝倫是急。蓋天下平於親親而秉彝之民庸有凋喪於習氣者。故賴教化以輔贊天地之所不及耳。教廢俗惡。使親者無奈其爲仇。至今祝天以生。報人報之甚。而至於不容於宗黨清議於庠序。猶有

呵護而縱之者皆天壤間異事也。人嘗謂教化不易言。以余所見。州使君武陵丁公孝篤慈。韓政先德。禮士庶。翕然於敦倫之化。後或以繼母作於父。或以異母銜其弟。施於有政而老多失所。終則安見身教之難哉。

蒙蔭堂天休曰。事大足戒。

青垞曰。人不可太快意。今日之天下。非聖法滅倫黜孔。恣諸筆。吾悍忍徑行。羣盜洶恣相吞噬。快意極矣。雖然。今日之天道反覺去人近。世事倚伏迅若轉轂。而人不悟也。馮翊報仇人之生。卽在逆倫。悍婦魚肉翁姑。正劇之日。是何異秦皇東游。會稽惘然。子孫帝王萬世之固。而項籍已縱觀其傍。劉季已喟然起。咸陽宮室之嘆。乎是何異曹操。漢日夜窺伺。漢鼎而司馬懿已入其軍幕。乎是何異梁武殺東昏侯。覆齊祚之年。而侯景已生於漠北乎。人亦何苦而作逆亂之行。恣無父無君之口。內施之一家。外昌之一國也。耶。如曰不然。請觀其後。

燕婦奇妬說桐城筆

王象晉新城臣

浙醫劉君芝溪。技藝精良。胸懷磊落。性好飲。見酒輒醉。酒後耳熱語刺。刺如湧泉。然操持謹凜。不與外事。予甚重之。

壬戌仲冬。偶延之。值其他出。亭午方至。問之曰。適爲一家治病。今始歸耳。問何人曰。某家內子也。愈乎。曰。一劑而愈。且得重謝。予曰。妙哉。技至此乎。彼婦何病。而子捷效如是。曰。婦某家女。嫁某人。舍比鄰耳。今日少暄。坐屋簷下。偕婢子暨僕婦輩笑語甚適也。呼茶婢捧至。方入手。聞街頭鼓聲喧令。僕婦往偵之。回報某家娶如夫人也。言未既。茶杯墮地。齒噤。手握兩目。瞑挺出。額頰首傾。側不可俯仰。諸人大驚。亟延其父。父亦適過門。入視爲疑。曰。死生任之。留之何用。遂畢去。不返。顧其夫。延子治得復生。予曰。此於理宜罰。而反得謝。予方以是爲子過。而子顧誇爲功乎。劉愕然。問所以。予笑曰。此等奇妬。死恨不早。子乃活之耶。無論其夫怨也。乃其父亦恨子深矣。相與拊掌大笑而罷。

青垞曰。進一步寫妬。欲亦進一步寫過。妬欲之人。未以談諢解之尤妙。

張怡上怡

辛巳冬。予鄉汪文烈公假滿入都。至慶雲邊。烽火急。道途梗塞。公以臂傷調治。寓城外逆旅中。稍愈。散步驛舍。見貯餉若干。公駭然曰。盜賊公行。此豈貯餉地。且司農仰屋。皇上望外解。如救飢溺。若胡爲滯此。解官答曰。主臣有之。但

賊騎充斥途無行人若此纍纍者何欲入城而令病之閉
不納奈何公慙甚歸詢邸主人曰此間頗有俠士可與語
者乎主人曰去此二十餘里有仲子者則仲由之後也豪
有力鄉里畏而服之然不可招致公欲晤則就見之公曰
諸凌晨持名刺邸主人導之往至則告以故仲子曰是不
難公以木天貴客爲國事下交士爲知己死矣三日後當
爲公解赴司農取部收來公曰甚善須護騎幾何當謀之
邑令仲子掀髯笑曰若輩何用若輩何爲某自有所與
遊者公以名紙全幅二十單幅二百來公曰諾途費幾何
曰是無煩公慮矣長揖而別三日後仲子報謁曰人力集
矣公與解官語之乃同至驛則繫轡而魚列者約二千人
衷甲裹糧儼然營陣公駭然曰諸君何來曰皆某諸同人
家子弟因呼其長二十人拜公廡下曰此皆壯士某與遊
者命取餉出皆絨木鞘中曰是不可以遠行亟碎之分携
以往解官惟懼不敢任公曰無傷是在我遂碎之分置橐
中上馬馳去時多爲公危曰此輩舉止頗似大盜萬一去
不返奈何公大笑曰安之世豈有欺人烈士哉不半月主
人言仲子單騎歸矣公急出迓曰若何曰幸不辱命袖中
出部收與公公大喜曰前同行諸君若何當語令一犒之

仲子笑曰此畫堂沽酒食耶事幸畢各返村舍矣公
曰君大將才也當特薦君且大用仲子怫然曰此非知己
之言也我以公憂國急公慨然見信試效一臂耳此世界
豈容我輩耶幸無復言一揖徑去明日公肩輿往謝則應
門者長跪以辭曰主人與客爲泰山遊昨暮即行矣公俯
仰歎息而去亂後失其名聊記於此
青邱曰明季昏亂天下無道志士寢聲逃名不出泊入
清初或死或潛或遁方外見於紀載中者不可悉數古
之傷心人何代無之讀仲子此世界豈容我輩耶一語
千載下如聞其聲烏乎豈知易世而後無道之極乃有
今日斯人也倘得相與傾肝膈樂泉石爲歌爲哭以滌
蕩見聞之穢濁有餘慕焉○按先生世武門國祚後棄
其世蔭隱居攝山自號道者著述甚夥與同時遺民往
還並所著不肯示人見望溪集孔東塘曾寫其高致入
傳奇然其父祖實吾鄉孝感人徐君星槎輯孝感詩
徵撫先生及其父祖詩冠厥編余曾豫商略其孝感文
徵則余更爲裁定其大半中有先生書札二而清文匯
中輯入之文三首較二札更可採乃未之及可惜也爲
附志之

王氏義門記荆州府志

失名

倪文蔚等光緒荆州府志卷七古蹟云明王氏義門在縣東明初義民王堡之後累世同居

昔王堡寔明初年以漂失皇木赴南郡繫獄擬決王垌以漂失南糧擬邊遠成值霜降先一日入獄弟兄相抱痛哭垌曰吾三子惟一子尙幼擬戍不過數年而歸然歸時計予已老汝五子皆幼汝決後予卽歸恐不能撫爾子并撫吾幼子也惟爾得戍予決庶可兩全遂哀懇獄吏求以身代吏服其義又以年貌甚肖許之及決則以貌雖同而不等事發罪坐獄吏以其實告之刑曹刑曹以其事入聞上憐之俾兄弟對餓七日得不死而盡釋之自是子孫日繁鳴金合食居官者不私其俸耕穫者不私所斂有衣架房男子衣無私筭惟寒則取適體者衣之不用則仍還於其內又有孩子房赤子須乳者晝則聚臥於此母有欲乳其子者入而其子無啼泣聲則取他啼泣者而乳之如是者五世撫按聞之禮部禮部尙書姚燮特疏入奏成化四年十一月敕建義坊題其額曰旌表王氏五世同居義行之門後又合食二世焉人丁千餘秋糧數百每逢均平縣官皆憐其先人之義不忍析子孫之糧今雖立叔淵叔

源兩排而子孫聯聚煙火比屋猶有遺風焉荆州太守重立警署高義石坊在郡城永樂初年羣盜入室家督知不可解跪告合食之故云家無盈積僅集婦女簪珥數百金餽之盜相顧嘆曰如此義門取之亦覺生愧遂置之不取仰天祝曰願是家世世不遭吾儕也視墓而去

青垌曰姑蔑徐氏談晉載前代義居久遠至有十九世同居者其爲家族美談罕事以至國家垂爲經典盜賊因而感泣其奇偉奚待言然儀禮稱古者父子異宮故有東西南北等宮之稱是古人雖父子亦以異居爲制但居異而財同實古人敦厚勝衰末之處至兄弟義居艷傳史乘然前人亦多有非議者至正直記載沈教授圭述傳記之言曰兄弟以不分爲義不若分之以全其義梁氏退庵隨筆謂此語與婦人守節不若嫁之以全節同爲救時論清初魏氏禮爲二子析產序則稱不可浮慕累世同產之名而實受其害李氏絳別籍異財議則稱古者井田之制八口之家未嘗禁人分居苟友助扶持而分猶不分其累世同居誠篤行之士矯薄俗之義舉然必有法代有賢者主持否則不如分居各惜其財各勤其事猶可相持不敗是二說皆識微見遠

之謫。吾嘗見義門江州陳氏、浦江鄭氏、家規均備。嚴易守要之非其人不行。今日社會黨人爲其產公民之制。其事在吾國垂義居之法。卽其雛形。此記中所云官不私俸、農不私穀、無私衣、當亦無私食。卽公產法也。而婦人不各私其子、則公民之法也。然必須其人然後行之。無弊若今日之人心風俗澆渙至此如何而敢望哉。然王氏之義居其始事乃從同產兄弟遺巨變時於生生死死中衍出。本有可振動來裔之高行。故創垂家法子。孫矜重抑其本至公無私之旨。以立家族。莫謂吾國先哲遠無見及所謂社會主義者烏乎遠矣。

鄧夫人白湖奏序 盧直堂文集

姚文然 若 城 撰

兵事蓋難言之哉。奇男子且然。無論閨閣中人矣。木蘭從軍流爲美談。然其金柝鐵衣束轡市轡與一校等耳。荀氏女玉顏雪戟拔其父於萬鏑之中。寧旗靡而還。以方男。子則騎將非大將也。陸家姑縫紉軍中。梁夫人織簿爲屋。躬執桴鼓。然因人成。烏能獨立一軍哉。乃若建軍府授方畧。誠渠魁變虎躡電奔星連。恢恢乎稱大將才也。古之所難。今於是乎在。余與黃公玉耳。稱昆弟。交因得讀史。先生次其鄧夫人功狀及前輩張先生守白湖奏記。蓋重

有敬焉。抑重有感焉。白湖非有星崖劍壁懸磴飛樓之險。士非有羽林射聲之銳器。非有墨陽谿子少府之利塹。培塿而城之。裂繒桌而轍之。取擾勸而戟殺之。取我田舍子而卒伍之。其戰不可禦。取我婦人而丁男之。其守不可攻。乃賊三至輒創去。至乃斬其渠而奪之。氣然則今天下之天險。士銳器。利豈無小踰於白湖者耶。嗟乎。自流氛四掠。名城壁雄郡。潰將星殞。師徒北幾何年矣。而白湖巋然若靈光如故也。然則今天下男女安在耶。豈真末世天地雄杰瑰琦之氣不鍾於我輩男子而偏在閨閣中否耶。賊渠左金王殪於白湖之下。蓼之人有被俘而返者。稱賊黨震動。咸噴噴知有鄧夫人云。而當時不聞殊旌懋賞如洗夫。人錦蓋錫封。故事則豈戰伐功格昧於輦上諸君子而顧明於揭竿斬木中人耶。抑豈擒渠破賊自男子事。夫人不應越游統醴醴而代之耶。嗟乎。天下事尙何言哉。何言哉。乃夫人自足以不朽矣。渭原以娘子名其軍。襄陽以夫人名其城。吾又安知易世而下茲泰之不復以白湖名耶。玉耳雅歌散佚。有儒將風至其手。玉辟邪進百萬雄虎而麾之介馬無聲。萬衆如一。聞一過白湖夫人嚴部伍束囊。鞭以迎旌旗相望。隱若一敵國。然蓋門以內有兩大將。

軍。裁夫乘彤管。撫奇軼。以傳之永永者。亦史氏職也。是爲序。

廣陽雜記卷一云。霍山黃鼎。字玉耳。霍山諸生也。鼎革時起義。後降洪經略。授以總兵。使居江南。其妻獨不降。擁衆數萬。盤據山中。與官兵抗。屢爲所敗。總督馬國柱謂鼎獨不能招。汝妻使降乎。鼎曰不能也。然其子在此。便往。或有濟乎。國柱遂使其子招之。鼎妻曰。大廈將傾。非一木所能支。然志士不屈。其志吾必得。總督來。廬一面約。吾解衆諒令薙髮。然吾仍居吾山中。以遂吾志。不能若吾夫。調居他處也。其子覆命。國柱自來廬。州鼎妻率衆出見。貫甲鐵兜。整凍凜如偉丈夫。如總戎。見制台禮遂降。終不出山。黃鼎居江南久。後屢與鄭氏通。卽總督時事。敗服毒死。近出夕陽紅淚錄亦引此事未注所出

青垞曰。劉氏雜記書鄧夫人。事不詳其姓。證以姚端恪所爲白湖寨序。始知黃鼎之夫人爲鄧氏。情序中所云史氏撰鄧夫人功狀及張氏守白湖寨記。今均不可見。然兩家所書玩序語。尙是紀前明時破流賊之績。而鄧夫人入清初不肯歸命。滿洲實未之及。特爲錄廣陽雜記以補缺佚。而夫人之爲奇女子。始見至黃鼎之反覆。

深婉夫人。其事見於他書者。稱鼎本霍山武生。崇禎十六年。鳳督馬士英遣之潛行入麻城。結斬黃四十八寨之豪。說賊中僞尙書周文江反正。卽委鼎署麻城知縣。會得聞賊僞果毅將軍印。士英爲奏功。並言奪自賊中。狀思宗聞之。擢鼎副將。並厚賞士英麻城人民。遂議士英與鼎欺蒙。有假印不去。真官不來之謠。此見於明季南北略者。順治初。鼎既降。洪承疇授以總兵。使居南直三年。荆王朱常榮舊部李時嘉等守太湖。鼎破之。又奉安徽巡撫李棲鳳命。中宿松義兵趙正。並擒斬瑞昌王朱誼貴。此皆鼎反顏攻明之事。卒爲具夫人所棄。又復與延平王通。終以不良死。蓋同時與其里人張孫振均爲馬阮之孽黨也。及孫振修霍山志。列入鼎名。後來之霍山志。則擯不載。余訪之霍山黃明府。耕則稱黃氏譜牒。亦不收鼎。世系亦不載。鄧夫人亦佚。未載霍山黃氏爲大族。世居黃石河。與吾縣鄰。但其譜中並鄧夫人而佚之。殊不可解。光緒霍山縣志亦不收夫人。但卷一山川中載河北黃氏嶺有俠女墓。疑卽鄧夫人。不書名。氏恐觸諱忌也。吾觀夫人雄武俠烈。直可與同時左忠貞侯良玉沈游擊將軍阿翠鼎足而三。但數奇有李廣不侯。

之歎耳。特合錄此二文。以表其微焉。○余撰蘄黃四十

不在蘄山也

八。砦紀事。既以夫人不降事。殿皖砦篇。復據宏光實錄

書能整源公逸事。覽陳文選。胡承諾石門註

鈔所載。黃澍劾馬士英十可斬疏。其疏略云。市棍黃鼎

公名寅。字念堂。萬歷中進士。官整源令。少有弱疾。因講輔

委署麻城。以有司之官。娶鄉官梅之煥之女。士英利其

體延年。術客京師。裴裒長安街有道人修髯偉貌。神采清

奸邪。互相表裏。黃鼎私鑄闖賊果毅將軍印。託言奪自

綱公。知其骨青髓綠。士也。輒目之入飯肆。餽餽。炊於

賊手。飛報先帝。士英蒙厚賞。黃鼎加副將。麻城士民有

釜者。氣浮浮然。釋不取。掇宿飯所餘。冰壓啖之。俄數升。都

假印不去。真官不來之謠。又小腆紀年云。十六年。馬士

盡公謂之曰。棄彼取此。寧有意乎。道人曰。此中冷之為愈

英屯壽州。遣六安諸生黃鼎潛入麻城。諸砦謀之。劉僑

耳公益旨。其言從之。不捨遂相隨。至隱屏處。北面長跪。願

田生蘭等說。周文江反正。斬賊將方子雄。於鰲魚套擒

受教道人。喜倚閭而語。日下春未已。大抵皆鍊魄行氣法

湯志礫之此。叙鼎知麻城之事。較詳。所云鼎娶麻城鄉

也。語祕人。莫能知。出袖其方寸絨。有赫蹏書。封題甚固。授

官梅之煥女。語常即定鼎夫人。姓梅氏。爾時蓋未見

公曰。子異日有阨。方發此絨。當相助於險阻。我鄒月賓也

端恪之序。亦以梅長公。湯才將略。冠明季。其女宜亦壯

他年。芙蓉嶺上。復與子期。言訖而去。公素好道。及遇異人

烈有。風而鼎又嘗宰麻城。時長公沒未久。故鼎慕其

得祕術。益超然有遺世志。計偕公車。舉進士。念太夫人春

門望而求。為其培故。以為守。寨不降之事。非梅氏。閨媛

秋高。得請長假。侍養。棲遲閭里。久之。太夫人捐色。養公既

莫屬。及得此序。始知夫人氏。鄧余前說誤矣。然吾終疑

免喪。始釋褐。得整源舟。行入彭蠡。颶風大作。橋折帆摧。濟

鄧夫人與梅氏有關。或戚屬。或義女。要未可知。惜吾鄉

川之具。皆廢得膠淺洲。不溺。公曰。此真破塚出矣。取道人

文獻凋喪。又鼎草時。辭忌太甚。終莫克證。實其中。委曲

絨發。視之。有告汝。整源數字。餘仍祕語也。居未幾。以公事

特存疑。於此。敗。光緒。蘄山志。小姑。翠在縣。四百二十五里。馬

之部。傳遂出於峻嶺。高峯。翼雲長松。曄日忽見。月賓空中

所乘輿亦不麗於肩而麗於空咸洒然異之問其地則芙蓉嶺也公有詩云迴首長安已十年相逢嶺上兩茫然魏余俗骨還爲吏羨爾丹容合是仙世事無憑蕉鹿夢元談空墮野孤禪漁郎不久風波裏煙雨桃花一釣船公精理學尤耽道味樂清淨而遠榮利屏虛名而崇實政惠愛治於民心功績書於計簿竟以疾卒於官舍臨終作偈曰我外原無我吾今却見吾世間多少事曾了一些無識者知其蛻脫輕舉從月賓子遊也初道人誡公曰吾法非促促欲有所見者慎勿輕語人有願學者致齋七日立壇場盟誓而後授之非是吾譴汝矣公家居日中丞徐公邑先達也從容語次問傳異人術可得聞乎公重違其請稍舉示徐公夜夢月賓詰之曰囑子勿泄吾言抑何語之深也罪當笞取大荆笞之五發而後止公痛寤取火視之臂間隱起若笞痕者五亟詣徐公覆設壇場齋戒如道人指云故曰聚則成形散則成氣真氣見形謂之陽神性命雙修乃合道真神仙中人夫何常之有哉

自記曰參同悟真性命雙修不得真師口訣終難強求安得復起鄒月賓而拜問之芙蓉嶺上念塘公其亦自

此遠矣

青垞曰紀文達云仙有仙緣亦有仙骨如熊念塘明府殆有仙緣者乎蒲留仙所紀楊忠烈公事亦爲有仙緣者仙緣之說葉石林避暑錄話詳之其說曰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爲無有但區區求遇其人而學之者皆妄人也神仙本出於人孰不可爲不先求己之仙而待人以爲仙理豈有是乎今鄉里之善人是不善人且恥與之接矣安有神仙而輕求於妄人者古今言常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未必皆授以道然或前告人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使壽考康健非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唐人多言顏魯公爲神仙近世傳歐陽文忠公韓魏公皆爲仙此復何疑哉念塘之再遇鄒月賓既授以道復示以前知其夙緣深矣得仙緣之後方可言仙訣有仙骨然後可得仙訣得訣然後可成正果出乎正果必入野仙正果之中有三元之分納蘭容若淥水亭雜識曰楞嚴所言十種仙唯堅固變化是西域外道餘九種東土皆有之而魏伯陽張陵爲人元許旌陽爲地元邱長春天元爲最盛取藥於人之精血者爲人元取藥於地之金石者謂之地元取藥於天之日精月華

者謂之天元而殮松柏如木客毛女輩者名為草仙。非所貴也。地元人有治接命之術。天元無之。所謂三元者。如此。此外則草仙耳。自古勞山青城太白武當諸深山。人迹不至之地。有宋元以來不死之人。皮著於骨。見者返走。皆草仙也。既入此途。則與三元永絕矣。至導引之家。則楞嚴所謂堅固動止而不休息。即華陀之五禽戲。法莊子所謂能經鳥伸也。以之治病。亦有效。成仙則未聞也。若之說。吾觀月賓所傳於明府者。蓋人元之流派。石莊先生所云。參同契。悟真篇。性命雙修。不得口訣。終不可求。始親見明府之事。而知此道緣與訣不可一缺者。歟。明府蓋石莊同里先輩。故言之親切。迴非語怪之寓言。近日曾惠敏稱。法人有取吾國水火鉛汞而研究之者。謂此道將經西土而有親切之發明。但迄今三四十年。尚不聞法人有此類沖舉之表見。然其化學之法。多出於丹家。則固確有可徵者。

序妬寶繪堂集

陳洪綬 章後

吾家有老嫗。產四百畝。無子。不容夫畜妾。持刀欲割夫勢。救得免。夫憤而死。絕嗣無肯繼其後者。焉產盡寄衣食女。家女之姑。孀婦。嬖受其讒。問衆逐之。去乃行。乞吾不知。

其為妬悍。期多與之錢穀。肺鼓之類。亦無不與。之後聞其故。每至與米一升。後日一至。減至合也。豈非德色布施耶。皆吾忍情用此法。以戒婦人之欲絕其夫後者。昔見野史。太祖高皇帝時。功臣之婦。老病無後者。來請穀米。怒曰。勅給與木碗子。一木杖。一曰。朕與諸將輩。血酒弓刀。將同世。世富貴。女曹皆滅我功臣後者。可每月望。詣諸勳臣門。乞食。以警將來。嗚乎。大慈大威。可不敬遵之。

青坻曰。此種筆墨。出之老蓮。諸絕趣。絕嘗觀新城王氏剪桐載筆。有書妬婦一事。乃至妬婦之父。怒與之絕。與此見絕於其女家。鍼鋒相對。可謂無獨有偶矣。唐太宗明太祖。均有處置妬婦事。此所述乃太祖治遼東衛指揮某妬婦事。見殘夢齋筆所引。又藝林學山載太祖曾支解開平王夫人。然以開國帝王。神威卒不奈妬婦。何明代如王文成。戚武毅。遇此亦都歛手聽之。殆自古迄今。無有辦法之事乎。○玉芝堂談薈。稱吳興桑乞之妻死。因夫再娶。白日現形。操刀割勢。與此正同。戒庵漫筆云。嘉靖三十二年三月。松江府同知張仲以偏愛少妾楊倡。酷虐其妻趙氏。遂殺張仲。獨身碎剝。又大司農楊俊民。老無子。妻悍甚。侍婢有孕者。皆手擊殺之。楊

憤鬱暴卒。皆所謂夙世冤業。身命隨之者。豈但黑心婦一流也哉。

周夫人傳 清文匯

李煥章 織 光齋

周夫人者。山西總兵左都督忠烈公周遇吉元配也。將家子。貌美麗。姣好。纖小。盈盈有異力。善射騎。挽弓數百石。讀兵家言。傳李衛公兵法。屢佐忠烈公立奇功。崇禎末。從忠烈公寧武帥幕中。李自成西入潼關。據西安。稱大順王。僭號永昌。夫人謂忠烈公曰。明年寇必渡河。將軍當奏之。朝廷兵禦之。河上天下事。猶可爲也。忠烈公是不果行。明年正月。寇分四將軍。兵出河懷津。浦。自統兵四十萬。由長安東收諸塞。上兵趨宣府。居犯京師。蓋憚忠烈公乃自扼常路塞也。是時忠烈公在雁門。聞諸鎮路將皆降。乃擇標兵三千人屯寧武。寇至。忠烈公道之戰。三大敗之。俘斬數千計。自成驅榆林寧夏兵。其攻忠烈公又大敗之。追戰陷重圍中。奮力格鬪。俘斬愈多。日暮。寇已退。馬中流矢。忽蹶。忠烈公拔刀自殺。有全傳夫人貫重鎧持雙矛三陷陣。入中堅。折其牙。旗斬最驍將寇大崩。壞莫敢當。自成去。日暮。又合圍夫人。潰圍出。標下健兒盡矣。夫人怒。自輕問提其賊前隊。將而舞。寇披靡。自成大驚。遁去。陣潰亂。夫人乘

亂攻之所擊殺。近萬。忽聞傳云。忠烈公已就斃。夫人大呼曰。天乎。天乎。將軍死戰何爲耶。亦自殺。時有一將軍最勇。亦死軍中。史氏並軼之余來趙城。學博文水武公。君子不妄語人也。爲予言其本末。爲之傳。附忠烈公後。

青坭曰。明季多奇女子。秦良玉。沈雲英。劉淑英。鄧夫人。皆有文武才。其餘稽氏。明季佚聞所載。張蕙姑。沈小雲。姊妹。黃玉姑。之妹。鄧州蘇蘭姑。沁水霍氏。皆女子。而有丈夫之勇者。而夫人與周忠武尤相得益彰。明季佚聞中述忠武從子元哥殺賊事。較此傳尤詳。并及忠武從子之婦之孝烈。此所云最勇者。殆卽從子也。耶胡英奇。畢萃於一門耶。○古來知兵女子如顧深母。孔氏。衛州侯氏。滑州唐氏。青州王氏。陳州女將白頸鵲。譙國馮夫人。洗氏。並近日李素貞之流。皆是吾里咸同團練得手時。有晏兒孃者。聞亦有敵愾之風。下視辛亥之變。所謂女子敢死隊者。真不堪婢學夫人矣。

紀牛異匏野文集

張汝珣 夏鍾江

余以丁未秋有事於墾荒之役。獨俸購牛四十餘頭。給耕者一日有東於都胡生者。進前曰。凡牛項以上脊以下骨隆然墳起。是戴曲木以引犁鋤處也。某有一牛。其骨斷且

三年矣。不任耕。某貧不能勝芻蕘。願付諸屠丁。而公禁私宰。敢以請。余愀然曰。子牛誠病。強而盡其力。病則殺其身。仁者不爲也。雖然。我將甚子。豢是牛。以待其盡。而子信貧。且奈何。無已。試言其直。曰。直三金。余曰。然則我與子金。而子歸我牛。子今姑爲予。豢之。牛且待盡也。可乎。生唯唯。欣然受金。去居無何。則來報曰。自公之活是牛也。垂兩月矣。牛每食輒雨泣。意若感恩者。頃之。則報曰。牛病良已。骨且合。頃之。則又報曰。牛骨合矣。任耕矣。余聞之。未信。遣隸往視。果然。今其牛尙服田也。然則前此之三年不瘳者。何爲者也。張子曰。君子之愛物也。有以哉。物雖頑畏死。而樂生。賦物者。有性焉。方其道急角。搶蹄注。弗謂其無知也。物雖微。去死而就生。宰物者。有權焉。見其陸危。蹙悼。心弗謂其命輕也。骨已斷矣。疇續之。命將絕矣。疇延之。不可謂非父母之責也。於物且然。而況民乎。今夫民之饑者。寒者。冥行而犯法者。皆垂盡之餘生也。苟身爲長吏。而聽其裸行。草食。憮然犯法。網抱錯。飲以畢命。死則竟死矣。烏知夫飢者之猶可以飽。寒者之猶可以煖。犯法者之猶可以矜。全而瀕死之猶可以生也。死而生之。骨而肉之。責在長吏。是牛也可以感矣。是爲記。

青坨曰。此爲夏鍾明府康熙中宰清湘縣所作。是爲康熙丁未秋。明府在官有惠政。重濬永濟渠。佐以懇荒。此文藹然仁言。循吏用心昭然若揭。○梁氏北東園筆錄載有劉老贖屠牛歸。旋疫死。後被盜。此牛瘞處出黑氣一團。附瀕死之病犬身。怒與盜鬥。而盜殺獲。近五十年見聞錄稱有周天寶家牛救牧童於虎口。終不勝其家。得免。此二則咸稱牛鬼報恩。尤足稱也。

邢瘋子傳學源堂文集

郭紫清園

邢瘋子者。邑之賣菜傭也。無名字。未讀書。能道古人忠孝事。有母有兄。每晨出鬻菜。而傳粉或塗墨簪草花。或歌或哭。童穉羣嫵侮之。不爲意。崇禎壬午。癸未間。行市中。口噴暗。如有所詬詈。或詰之。輒弛荷劇談。上自乘輿。下迄邑宰尉。無不指斥其非。時中外大用兵。制府閩帥能一一舉其名。若者貪。若者懦。若者縱部曲。擾掠民。若者樹黨行私。罔君父。有無真。謗人不能辨。雖顯官悍將。概抵詛咒之鮮。所顧畏。且語且泣。目眇眇。涎交下手。揮灑人衣。觀聽者恆堵立咸嗤。以爲狂談已荷籠去。有嘲之者。謂爾口喋喋。爾肩不能脫。是擔奈何。瘋子瞪目厲聲曰。咄咄若謂我苦是。